

雨滴耐心地穿过深秋

鲍尔吉·原野

雨滴从红瓦的阶梯慢慢滴下来，落在美人蕉的叶子上，流入开累了的花芯里，汇成一眼泉。

雨滴跳在石板上，分身无数，为寂静留下一声“啪”。

雨滴比时钟更有耐心，尽管没发条，走步的声音比钟表的针更温柔，在屋檐下、窗台上，在被雨水冲击出水洞的青砖上，留下水音的脚步声。时间在雨滴里没有表针，只有嘀嗒。清脆的声音之间，时间被雨滴融化了一小节。被融化的时间永远不能复原，就像雨滴不能转过身回到天空。

秋天盛满繁华之后的空旷，秋天被收走的不光是庄稼和草，山瘦了，大地减肥，空中的大雁日渐稀少。

说秋月丰收，这仅仅是人的丰收，大地空旷了，像送行人散尽的车站月台。

让秋天显出空旷还由于天际辽远，飞鸟就算成万只飞过也不会拥挤。云彩在秋天明显减少，比庄稼少得还快，仿佛说，云和草木稼穡配套而来，一朵云看守一处山坡。庄稼进场，青草转黄，云也歇息去了。你看秋空飘着些小片的云，像鱼的肋条，它们是云国的儿童。

浓云的队伍开到海的天边对峙波涛，波涛如山危立，是一座座青玉的悬崖，顷刻倒塌，复现峥嵘。

雨滴是天空最小的信使，它的信是昼夜不息的滴水之音。在人听到雨滴的单调时，其实每一声都不一样。雨滴的重量不一样，风的吹拂不一样，落地声音也不同。雨滴落在鸡冠花

上，像落在金丝绒上哑默无声。雨滴落在电线上，穿成白项链，排队跳下地面。

秋雨清洗忙了一年的大地。大地奉献了自己的所有之后，没给自己留一棵庄稼。春雨是禾苗喝的水，夏雨是果实喝的水，秋雨是大地喝的水。土壤喝得很慢，所以秋雨缠绵。人困惑秋天为何下雨，这是狭隘的想法。天不光照料人，还要照料大地与河流。古人造字，最早把天写作“一”，它是广大、无法形容的一片天际；尔后造出两腿迈进的“人”字。把天的意思放在“人”字肩曰“大”，而“大”之上的无限之“一”，变成现在的“天”字。天在人与大之上，要管好多事。

天没仓库，不存什物或私房钱。天之所有无非是风雨雷电，是云彩，是每天都路过的客人——飞鸟。天无偏私，要风给风，要雨给雨。风转了一圈又回到空中，雨入大地江河，蒸发为云，步回天庭。这就像老百姓说的，钱啊，越花越有。像慈悲人把自己的好东西送给别人，别人回报他更好的东西。

深秋的雨，不再有青草和花的味道，也没有玉米胡子和青蛙轰鸣的气息。秋雨明净，尽管有一点冷。雨落进河流，河床丰满了一些。河流漂过枫叶的火焰，飘过大雁的身影。天空的大雁，脖子比人们看到的还要长，攥着脚蹼，翅膀拍打云彩，往南方飞去。河流在秋天忘记了波浪。

雨滴是透明的甲虫，从天空与屋檐爬向白露的、立秋的、寒露的大地，它们钻进大地的怀抱，一起过冬。



霜柿甜 酸菜醇

韩亚丽

霜降这个名字，起得是真好。只在唇齿间轻轻一转，便仿佛沾带了清晨草木上那层薄薄的寒凉。它是秋天最后一个节气，静静地立在季节的门槛上，像一次深情的回眸——一面回望身后斑斓的秋光，一面向将至的凛冬微微颌首。

晨起，玻璃上已凝了一层薄霜，像是冬夜随手勾勒的素描。这时候的天地最有意思：秋意未尽，冬寒未浓，一切都悬在将说未说之间。

院中那棵柿子树，叶子落了大半，只剩下几枚橙红的果子，孤零零地悬在枝头。这景象，总让人想起奶奶的话：“霜打的柿子才甜。”那时，她小心翼翼地它们摘下，在窗台上一字排开，仿佛摆弄一溜儿小小的太阳。如今窗台空着，那份专属于节气的甜，却沉淀在记忆里，再也化不开了。

将我同霜降紧紧绑在一起的，是另一种更醇厚、更人间烟火的滋味——那便是爸爸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。每年霜降时节，爸爸总会骑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，载着一捆捆青盈盈的芥菜回来。妈妈早已系上围裙，在小院里备好了大盆与清水。

妈妈有风湿，爸爸从不肯让她碰冷水，所以洗菜的活永远是他干。霜降时的水已是沁骨的凉，爸爸的指尖很快便冻得通红。妈妈不说话，只默默回屋兑上温水，递到他手边。他们之间并无多言，一个眼神交汇，所有的关切与体谅，便都在那一盆微温的水里了。

洗净的芥菜被搬到案板上，妈妈操起菜刀，“笃笃笃”地将菜梗切成匀称的细丝。爸爸则仔细地将切好的菜丝与菜叶，一层青白，一层翠绿，交替着铺进腌菜瓮里。最后，爸爸会搬来那块被岁月打磨得光滑的青石，稳稳地压在菜上。那块石头，在我眼中，压住的不仅是菜，更是一整个妥安、温饱的冬天。

整个过程，爸妈言语不多。阳光斜斜地照进小院，把他们的身影拉得好长。那种由共同劳作滋生的安宁与满足，比任何酸菜都更先一步，在我心头发酵出绵长而温暖的意蕴。

若将视线从小院抬向远方的田野，便能读出另一番景象。在城里，节气是日历上单薄的记号；在乡下，它却是土地自己说出的话语。人们赶在此时收葱，老话叮嘱“霜降不出葱，越长心越空”；人们也忙着刨红薯，“霜降到立冬，刨薯不放松”。这些庄稼人从泥土里摸出的脾性，为时节写下了最朴素的注脚。

当“霜杀百草”的肃静降临，空旷的田野里，唯有冬小麦探出绿莹莹的新苗，于苍茫中挺出一派倔强的生机。土地不仅以五谷养育我们的身体，更以它的节律，悄悄指引着生活的智慧。于是便想起《黄帝内经》里的告诫：“秋应肺而藏。”护肺、养胃、防寒——这顺应时令的自我照拂，何尝不是一种更深情的“贮藏”？

这样的时节，万物都在做着最温柔的告别。落叶与泥土私语，候鸟的翅影划过天空，连天色都渐渐褪去了秋的明澈。而霜降最让人留恋的，正是这离别前深情的凝眸——它让萧瑟显出了诗意，让清冷蕴藏了温情。仿佛岁月在合上一年的书页前，那个最深情的注脚，便是这霜柿的清甜，与酸菜的醇厚。

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



耿艳菊

风吹万物。风也催万物。风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好像很笨很傻很可笑，因为太简单，可是却一时难以找到一个具体的答案。就像有人问时间是什么，张口要说，却又不得不停住，难以表达得全面。它们都是一样无形又有形，无声又有声。也许可以说风是时间，时间像风。

苹果、海棠果、红枣、柿子、梨……它们在一场场风里走向甜蜜华丽。有诗人用“果华”来形容秋天的大地，很精妙恰当。而华丽的不只是果，还有树上的叶子，世上的万树千叶在一场场风里迎来生命的绚丽。浅黄、金黄、明黄、橘黄，秋绿、秋香，浅红、大红、深红、橘红、胭脂红，浅褐、灰褐、深褐，有的叶子更是几种颜色的叠加重组，让人惊叹而无法形容。

人间秋色美如画卷，是风挥着时光之笔墨耐心泼洒，而千树万树的繁复绚丽是最重要的工笔细描。风用心用力成就叶子的光华灿烂，风也让叶子拥有了短暂的绚烂之后凋零。

如果一个人坐在午后的院子里，或坐在静寂的园子里，听秋风在树叶间穿梭回旋，就如同自然的妙手在弹奏乐曲，时而低沉浑厚，时而明亮舒缓，时而磅礴雍容……仿佛在聆听一场特别的音乐会，心变得很静。

而一些绚丽的叶子在乐声里选择离开枝头，如蝶般缓缓起舞，姿势优美从容，神情平静潇洒，慢慢地落于地面，静静地成为大地的一部分。

叶子的凋落，固然是最普遍的自然现象，但不会像花的凋落一样让人伤感。大概花的绚烂，总让人想到青春韶华的老去和无奈。且

花朵之美，美在轻盈，也给人脆弱之感。而叶子就皮实得多了，它们一路走来，经风沐雨，大多数时刻都是默默无闻作为陪衬的角色，直到秋天，才迎来了生命的精彩和辉煌。或者说，叶子的绚烂，是生命的自然而然，是水到渠成的深邃之美。

望着秋天斑斓飞舞的叶子，宛若面对自己曾踏实走过的一程程光阴，那些默默的努力，那些纷繁的往事，那些喜悦，那些忧伤，那些委屈，那些泪水，那些倔强……都已尘埃落定，即便还在空中飘舞的、一时之间难以释怀的人间诸事也将会尘埃落定，如落叶一样，静美安恬地回归大地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

在一本书中读到关于朱光潜先生和落叶的故事。他在四川乐山教书时，秋深时节，学生到他的小院看望他，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，走上去飒飒地响。有个学生就拿起门旁的扫帚要帮老师扫落叶，朱光潜先生立刻阻止了，说他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，晚上在书房看书，可以听见雨落下来、风卷起来的声音。这个记忆，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、深刻。

这本书的作者又写道，她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《西风颂》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，还有济慈的《秋颂》，让她深感岁月凋零之悲中有美，也深深感念他们对她生命品味的启发。

这就是落叶之美，蕴含着豁达的智慧和宁静洒脱的心态。厚积落叶听雨声，听的是自然之美，听的是诗意，听的是情怀，听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听的更是生命的哲学和格局。